



大地上的论语

主办: 齐鲁晚报 東南汽車

>> 两千年前“试验田” 如今处处见“中都”

“千年佛都、儒释圣地”,这是汶上的城市品牌。二十多年前,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内佛牙舍利的面世,让这座名不见经传的鲁西南小城又热闹了起来。每到农历三月十五,朝圣的人流便会像潮水一般,从四面八方涌向汶上。近年来,当地更是倾力打造宝相寺景区和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,在这种大背景下,究竟汶上的儒家文化保存状况如何,我希望从这次探访中寻得答案一二。

汶上不通铁路,从长途汽车站一出来,远远便望见了金光闪闪的佛塔,原来,这里离宝相寺只有一河之遥。汽车站广场正中有处主题雕塑,亦是佛手拈花的造型。

在汶上县城漫步,还是会发现一些不一样之处。汶上虽然有香火鼎盛、名震四方的古刹,但儒学和孔子对这片土地的影响显然要早得多,也深刻得多。

汶上似乎更喜欢叫自己为“中都”。中都大街、中都文苑、中都广场、中都宾馆、中都特曲、中都博物馆……在汶上街头,“中都”二字的出镜率甚至比“汶上”二字还高,初来乍到的人也许会产生一种进入中都城的错觉。

为了考察当地百姓对孔子的认知度,我在街头做了个小实验,随机询问了六名附近的居民。有意思的是,提起“中都”的来历,无论白发老翁还是黄口小儿,答案都差不多:孔子在这里当过官,做过中都宰,从孔子那时候开始,汶上就叫中都了。

文脉还真是割不断。当地百姓提起孔子总是客

汶上,孔子宰中都之地。公元前501年,51岁的孔子在这里行教化、劝农耕,使百姓安居乐业,留下了许多仁政的美谈。如今,中都的符号、孔子的印记依旧深深影响着这方水土,充满趣味性、参与感的研学体验更是让传统文化持续浸润着这座城,浸润着年轻一代。

□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

汶上文庙

>> 文庙升级为体验基地 研学游圈粉“10后”

到汶上县城寻访孔子遗迹,有个地方不得不去,这便是汶上文庙。

汶上孔庙的大门上挂着一块“孔子宰中都博物馆”的牌子。工作人员介绍,2015年,当地政府对戟门、大成殿、明伦堂等古建筑进行了落架大修,并在东西两侧新建起仿古建筑,分别展示孔子宰中都文化和古代科举文化,进一步丰富了文庙的文化内涵。

重走孔子之路的旅程中,总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文庙,它们的建筑结构往往相差无几,然而走进汶上文庙,我还是受到了震撼。

好大的文庙。汶上文庙大成殿系明代建筑,长22.5米,阔13米,高11.6米,上覆琉璃瓦,内外皆施斗拱,悬山式建筑,一座县级文庙能有如此规模实属罕见。景区工作人员介绍,明嘉靖年间,曲阜长支衍圣公早殇无嗣,汶上孔氏后裔孔胤植继得以袭衍圣公爵位,因此,汶上各支孔氏后裔纷纷被加官进爵,汶上文庙亦不断扩建。

端详大成殿,我意外发现匾额下方悬挂着一条幅,上书“济南市馆驿街小学二年级春季课程研学活动”字样。询问工作人员得知,汶上文庙现在针对不同群体开发出了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:针对青少年学生,设计了以寒窗苦读、尊师重教为主题的青少年传统文化体验活动;针对成年人,布局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儒家文化教育活动;针对党员领导干部,布局了以“孔子宰中都”施行仁政为主题的政德教育活动。



近年来,研学游已成为汶上文庙的主打特色,前来报名者络绎不绝。

奥妙就在大成殿东西两侧。外表是清一色的仿古建筑,可室内的布局却各具特色:有的设计成了明代的县衙,参观者可以坐在大堂上、穿着朝服过一把穿越瘾;有的设计成微型迷宫,参与者可通过单个隔间的电子屏幕答题,答题成功后电子门自动打开,继续通往下一个隔间;有的则提供活字印刷、拓印、投壶等体验项目,供参观者尝鲜……总有项目会让你跃跃欲试,这是一座有活力、可以玩的文庙。

“前期组织的多期研学游活动,打造了成长、学习等主题内容,参与其中的青少年反响不错。”工作人员如是说。到访当天,

虽然没遇到成群结队的研学队伍,但我并不怀疑这座文庙对年轻人有足够的吸引力。

孔子当初周游列国可谓开研学风气之先,而研学最重要的应是带着兴趣上路。如今,要想让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“00后”“10后”,对研学特别是传统文化主题的研学感兴趣,就应根据他们的特点,与时俱进,精心设计路线、选择体验方式。

汶上文庙的尝试是值得借鉴的。传统文化跨越历史的长河流传下去,既需要汇聚古典建筑的博学大成,又应当融入现代布展艺术的奇思妙想。如此,教育才有魅力,文脉方能延续。

“重走孔子之路”受关注

今年3月起,本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“大地上的论语”,本报记者重走孔子之路到今天已推出6期:孔子故里曲阜、出生之地尼山、闻韶乐与入仕历练之地临淄、与程子倾盖交谈的郯国故城、任职中都宰的汶上……关于这次文化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思,不但在齐鲁晚报“人文齐鲁”版面上精彩呈现,同时也在齐鲁壹点上实时播报,点击量高达上百万,使更多的读者共享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。有读者留言说:“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地在哪里也许不重要,重要的是重温典故知历史,接受传统礼仪文明的熏陶”。

近年来,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,人们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。在本报重走孔子之路活动启动前,已有不少人士做着类似的研究或寻访工作。

梅庆吉曾长期从事图书出版工作,他注意到,从汉代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开始,后人一直没真正搞清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。2012年退休后,他循着当年孔子的足迹实地考察,先后四次重走孔子路。

在梅庆吉看来,重走过程最大的收获,莫过于使自己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认为,当年孔子周游列国,走到基层,亲眼看到各地礼崩乐坏、民不聊生,试图通过施行仁政来解决。可当时社会动乱,各国都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,所以孔子推行的东西让执政者感到不实用。“这才是为什么孔子处处碰壁、不得志的原因。”

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“如果每人发一本书,让大家抠‘之乎者也’,很少有人能坚持。但是要让他们循着孔子的足迹,到一个地方学一句话,这样想必他会终生难忘。”有鉴于此,梅庆吉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重走孔子路,而不是局限于个别圈子。

如今,他是“跟着孔子去旅行”项目的负责人,凭借多年的寻访实践经验,已陆续设计出部分孔子文化旅游线路。他主张将学术研究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旅游产业,一方面能让学术研究更加可持续,另一方面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儒学研究中去,感受到一位真实的孔子。

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长期致力于孔子文化研究和推广,在他看来,孔子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,又有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永恒思想,可以为任何时期、任何人所接受。孔子思想既然能历代永存,必然至今仍有其现实社会价值,这些“永恒的范畴”值得当代人深入研究。

他认为,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,孔子并非白白浪费十几年,而是有了实地接触、考察社会的机会。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,对这位文化巨人的铸造,显然起着重要作用。

当年司马迁为了写《史记》,亲自到孔子故乡调查,听到许多真实材料,如实地记录下来,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,但司马迁只是一人调查,一人访问。“如果铺开面,有更多的人调查,更多的人访问,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资料,更能多方面、多角度地了解问题,有助于学术研究、传统文化普及。”骆承烈表示,历史是复杂的,重走孔子路本身是件有重要价值的事,应当提倡和鼓励。

本报记者 张九龙

那方水土 探美中国

東南汽車

鹏起东南,行诸四海;让我们跟随滚滚车轮,一起行走列国之间,开启孔子文化寻访之旅,领略海岱风物,阅读“那方水土 探美中国”——周游列国 东南汽车重走孔子之路,体验光影流年里的智慧人生。

东南汽车 重走孔子之路